

# 轉作為國防大學和陸軍後勤學校補運 分部的前「懷生空軍基地」

· 陳文樹 ·

懷生空軍基地之源起，可溯至日據時代的鶯歌石飛行場

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今桃園市八德區、靠近新北市鶯歌區之處，曾經有座占地面積近約七十公頃的軍用機場，歷經時代的遞嬗和官方、民間的不同見地，其名稱若從日據時期的初建之際起算，計曾有鶯歌石飛行場、八塊厝飛行場、八塊機場、八德機場和懷生機場等不同之稱呼。八塊厝或八塊為現今八德區之舊稱，飛行場則是日文漢字對機場之用稱，從其用語大約可推知是源生於何時之年代，例如日據時期的官方名稱即皆書為「鶯歌石飛行場」。只是，迄今幾乎連八德的地方父老民衆，亦皆渾然未悉這段鄉土遺緒，所幸經由文史工作團體鏗而不捨的挖掘、蒐尋，方才得以保存此段珍貴的鄉梓歷史。

鶯歌石飛行場乃於日據時代晚期，由日本陸軍建造使用，駐防有陸軍麾下的專屬飛行部隊，當地在日據期間係隸屬於鶯歌行政區域，且距離傳說中的「鶯歌石」僅僅數箭之遙。鶯

歌石又稱鸚哥石，《淡水廳志》載云：「鶯歌石在三角湧，與鳶山對峙；相傳吐霧成瘴，……鄭軍（指鄭成功所率部隊，實際上鄭軍未曾抵此）：斷其頸」，就其與今三峽鳶山相對之地理位置而言乃屬正確，而遭鄭成功部隊砲擊斷頸並化為巨石之事，則純屬淒美傳說。飛行員從事飛航訓練時，得以自空中俯視此一頗為醒目的「鶯歌石」巨岩作為地標，並以該巨石及周旁丘巒協助判斷方位以利飛機降落，故稱「鶯歌石飛行場」。自一九四五年的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起，惡名昭彰的日軍神風特攻部隊曾以此飛行場為基地，並以臨近至臺灣海峽北端及東海的美軍船艦為攻擊的對象，也曾對美艦造成過數次的重創。

在日軍神風特攻隊入駐鶯歌石飛行場時，曾占用地方上邱氏家族之公祠「餘慶堂」充作其「駐在所」，以及部隊緊急疏散戰機時的通訊指揮中心。此座具有東洋建築風格的邱氏公祠，位於今八德區更寮腳地方、豐興路與長興街之間的區塊，距離當年的

鶯歌石飛行場僅約一、兩公里，鄰近長有密盛的竹林，若遇美國戰機飛臨轟襲時，可迅速將特攻部隊戰機推移至竹林中隱蔽，防止飛機遭致炸毀。所幸，在僅約半年左右之光景，日軍即宣告投降撤離，駐留於鶯歌石飛行場的特攻隊也隨之解散，終結其惡貫滿盈之罪愆。

當時，對於神風特攻隊之惡魔行徑極為氣憤的美軍，自然以當時鶯歌石飛行場為轟炸掃射的重點目標，以致該飛行場是今桃園地區於大戰晚期遭美軍轟炸最為慘重之軍事據點。其它幾座同屬日本陸軍轄下，但規模較小或並未調駐神風特攻隊的「大園飛行場」、「龍岡飛行場」和「龍潭飛



前懷生機場所在位置空照圖（本圖載自網路）

行場」(註一)，所受挨炸程度咸得遠輕於鶯歌石飛行場。而靠近海邊的大園飛行場也因距離中國大陸地區較近，故在日後成爲我國空軍第六大隊轄下第三十五中隊(亦稱「黑貓中隊」)進駐，對中共執行特殊高空偵測的基地，重要性反較原鶯歌石飛行場提升甚多。

在留存下來的美軍紀錄中，以日語之音稱喚「鶯歌石飛行場」爲“Okaseki Airport”，其中的o-ka-seki各爲鶯—歌—石之音(乃夾混「音讀」和「訓讀」之法)。以往，曾有文史工作者或許並不熟諳日語(文)，因此未能從美軍留存資料中所提到的“Okaseki Airport”，聯想到即是指稱鶯歌石飛行場(亦即後來於一九六〇年代易名的懷生機場)，而覺得臺灣怎會存有如此名稱古怪的軍機場，後經相關人員提示方才驀然明瞭是怎麼的一回事。臺灣光復後，該座曾經叱吒風雲也曾被美國海軍視如眼中釘的鶯歌石飛行場，倏即被改稱爲八塊厝機場，不久又因桃園縣的八塊鄉更名爲八德鄉，八塊厝機場遂便隨之更名爲八德機場；久而久之，鶯歌石飛行場之名即漸被媒體和民衆淡忘。

廿世紀後期，機場曾數度變更名稱與用途

一九五〇年代，美國政府依照《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註二)之規範，協助我軍於八塊厝機場內，鋪設混凝土質地之「跑道」及柏油質地之「滑行道」，跑道又經延建爲約兩千五百七十五公尺之長，並興建一座在當時極爲進步完備的塔臺。於爾後廿餘年之間，駛臨臺灣的美軍航空母艦停靠基隆時，各式艦載戰機皆會飛抵至八德機場暫駐，待航空母艦駛離臺灣前時再飛返艦上。

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之間，機場(先期稱八德機場，後則易稱懷生機場)的整體功能，其實並不多



先總統蔣公與陳懷(右二)合影於士林官邸。

讓於臺灣其他各地的軍機場，只是當時同樣位於桃園縣，與其直線距離不過廿公里左右的桃園軍機場，由於執行中美軍事合作而停駐有C-130高空偵察機之故，聲名反倒明顯蓋過八德機場。其間，前述黑貓中隊之飛行員——陳懷生(本名陳懷，經先總統蔣公嘉慰其「雖逝猶生」之義烈，爰爲其命名「懷生」)，於一九六二年九月駕駛C-130偵察機執行任務時英勇殉國，遂將當時的八德機場另行命稱爲「懷生機場」。

中華民國與美國中止外交後，懷生機場之用途大幅縮減，僅充當桃園空軍基地之備降機場及兼供直升機臨時起降用。桃園空軍基地後來又因爲不再起降C-130型機，且桃園領空的巡航戰鬥任務，亦轉由位處其北、南兩地的松山、新竹基地擔綱，因此原本駐防於桃園空軍基地之聯隊，在花蓮新建佳山基地完竣後乃移調花蓮，原基地在撥交海軍使用後，亦因完成階段性任務而停用，原址遂被地方政府納入爲規劃「桃園航空城」之一部。再者，原本位於桃園龍潭的兩處小型舊機場，也皆改作它用而無存，以致桃園在臺灣光復之初原有四座軍機場，且其轄域內擁有全國規模最大之民用國際機場，於今卻已不再存設

有軍用機場了。至於原懷生機場舊址，另則曾有超過一個世代的漫長歲月，是轉由「空軍防空砲兵司令部」（民國九十五年三月更銜為空軍防空砲兵指揮部）使用其部分場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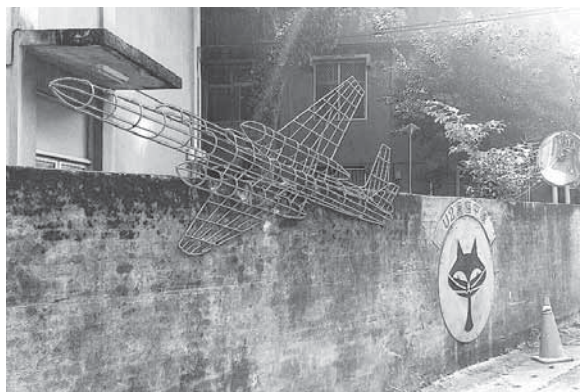
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原稱「空軍高射砲兵（註三）司令部」奉令改銜為「空軍防空砲兵司令部」，嗣後再於五十七年自臺北三重搬遷至今臺北市青年公園一帶（青年公園周旁原建有空軍眷村，後已分期改建，註四），四年後、即六十一年復搬遷至桃園懷生空軍基地的「忠勇營區」內，直至更銜為指揮部之同（九十五年）八月，再次搬遷至臺南仁德的「長安營區」去，其駐留於懷生空軍基地內的時光，總計長達卅四年。

不僅空軍防砲司令部會使用懷生空軍基地的部分場地以設址，機場舊址亦曾撥置部分用地，以供設立「大湳營區」和「陸軍化學兵學校」（現為國軍核生化防護學校），乃至屬於軍事看守所的「懷德山莊」亦然。此係因其占地遼闊，故在未用於供作大量軍機起降的時空因素下，撥置原屬用地予其他軍事部門使用，係無足為奇亦無可非議之事，例如雲林虎尾的前空軍基地，即是在時代使命結束後，經由政府研議肇劃，將基地舊址劃

分為雲林高鐵車站特區、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和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等多處專用用地，俾可順應潮流而發揮愈多愈廣的功效。

「大湳營區」是因所在位置的大湳地方而得名（現為大湳里，臺中豐原亦另有一個大湳里），一九五〇年代初就原懷生機場北邊的空地設立者，該營區歷年以來分別有野戰及特戰等部隊和新兵訓練部門進駐，甚至於海巡部隊在初設時亦會借用該營區以從事任務訓練，現今則歸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轄理。國軍核生化防護學校是於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從原所駐臨的花蓮縣遷駐至該機場（當時仍名為八德機場）西南處、名為更寮腳的一片隅帶地點，現今學校雖已改隸國防部並變更校名，惟校址仍留於八德。

從今之國軍核生化防護學校再稍往西南移臨，即是大溪的「僑愛新村」眷村，民國四十六年時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號召菲律賓華僑捐款，擇於大溪介壽路兩側興建六百廿戶的眷舍，為當時規模盛極一時的眷村。另在民國六〇年代，當時的空軍總部承國防部核准，也曾特地於八德興豐路和瑞發街之間，屬懷生機場西側的空地建造「國軍八德退員宿舍」，安置多



於前「懷生機場」周旁建置的眷舍，原眷戶現今大都已再遷居。（本圖轉載自網路）

名退休的國軍單身官兵，在機場停止使用且國軍部隊遷離舊址後，該等宿舍群落轉由陸軍第六軍團五三工兵群接手管理，俾使上述之國軍官兵仍可安然棲身終老於此，但原眷戶現今大都已再遷居，僅少數住戶仍舊留住其間。

**機場走入歷史，原址上方建有號稱國家軍事最高學府的國防大學，以及陸軍後勤學校之補運分部**

懷生機場原址在早期撥置部分用地，作為大湳營區與國軍核生化防護學校後，依然留存有大片的寬闊土地；惟在《中美協防條約》失效，美國軍機未再飛臨停駐懷生機場，以及在

充當桃園空軍基地備降機場之功用亦漸告式微後，懷生機場終於在民國八十七年被解除軍用航空站的任務，不再有國軍戰機於此起降。八年後（民國九十五年），原本在此設址之防空砲兵指揮部亦改遷至南部，以致整片用地暫呈空蕩狀態，而留待進行完善的規劃、建設與運用。

在過渡時期係交由與國軍部門簽訂租賃契約的「中華民國航空模型協會」（註五）充作模型機之飛行場。民國九十年，空軍總部承國防部之令，將懷生機場舊址西南部、占地達卅一公頃之用地（含原來為機場跑道和滑行道的廣大長方形油綠空地，此空地將俟日後再逐步開發），改建為國防大學校本部或名為「率真校區」；另鑒於當時行將改制的陸軍運輸學校，極欲從原本位於臺北土城（今新北市土城區）遷離，國防部遂下令將機場舊址東北部，即機場原跑道東北側，已屬鶯歌「土牛溝地方」，占地約七公頃之用地，撥交予陸軍運輸學校使用。

國防大學於歷經沿革改制後，現在是由原三軍大學、中正理工學院、國防管理學院以及政治作戰學院等四所院校整合組成，本隸屬於國防部參謀本部的國防語文中心，後來亦配合

國軍精粹案之組織整編而為改隸於國防大學。校本部係在民國九十六年七月由位於龍潭中興路北側之原地，遷移至八德豐興路東南側的率真校區，舉國各界莫不期待這座成立於千禧年並遷移至桃園八德的國防大學，愈有地靈人傑、英才輩出的良效。當前，國防大學是我國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軍事學府，以培養國家各階層戰略人才，以及培育國軍戰術研究、國防科技、資源管理、法律與政治作戰諸領域領導人才為宗旨，同時兼具國防智庫功能。

在國防部將懷生機場舊留用地撥予國防大學暨陸軍後勤學校的前一年，即民國八十九年時，國防部尚會將當今率

真校區西南邊之一處地方，撥作為「北部地方軍事看守所」（亦稱「懷德山莊」）。因為我國於一〇二年，經



由前空軍懷生機場南側用地改建的國防大學率真校區正門。



改建後的八德埤塘公園，成為當地居民假日休閒遊憩的絕佳場所。

由立法院修法裁撤軍事偵察、審判機構，北部地方軍事看守所及軍事法院，旋於翌年一月完成對桃園地檢署及桃園地方法院的移交作業。故而這座建於桃園八德，歷時僅約十四年的懷德山莊，遂隨著時代使命的結束正式吹鳴熄燈號，土地產權亦歸還國防部，再轉交予國防大學作為新增校地。懷生機場除了在不同時期，分別撥用土地予各軍事機構使用以外，亦曾提供用地予退役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興建「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以及由桃園地方政府爭取近約五公頃之土地後，據以興建「八德埤塘生態公園」，作為八德區居民假日休閒遊憩或舉辦大型活動的絕佳場所。毗鄰設立的

桃園榮家和生態公園皆是位於豐興路之北側，地緣環境俱佳，在榮家安養的高齡榮民及配偶，還可擇外出時段就近至埤塘生態公園行走散心。生態公園係於民國九十五年由桃園地方政府委託專業集團，以「自然生態」為主要概念進行設計，兩年後完工啟用並對外開放，園內順應原有地面形貌所掘建的埤塘以及遍植於園內的老樹，為最能吸聚遊客的美麗地景和備極珍貴之環境資源。

### 結語

日據時代晚期的臺灣，計有五十餘處軍機場，蓋當時的戰機，由於性能和可裝載油量較少之緣故，作戰半徑遠小於當前以噴射引擎驅動者，以致全臺各地密建有軍機場。日本殖民政權及其駐軍撤離後，留下之機場為我國民政府所接收，部分在未久後即交付地方政府使用或發還民用，如過去位於臺南之「永康飛行場」（舊址於今已是商店、住宅密集區域）、雲林「水林飛行場」（大多數用地旋告解除徵收並回復為農地，其確切地點是在今水林鄉春埔村靠近北港「好收社區」一帶）和彰化「鹿港飛行場」（現為鹿港高中所在地）等，部分仍係兼作民航用途如松山基地、花蓮基地，多數則由我空軍部門留用管理。

後續多年，各處已無軍事效用的軍機場亦先後轉作他用，如屏東的東港軍機場和五里亭軍機場（位於恆春）分別改劃為「大鵬灣遊樂區」和「民用航空站」，俾可愈有利於國計民生，相關事例不勝枚舉，不復逐一列述。近十餘年來，為避免各空軍基地有效作戰範圍相互重疊，以期發揮最大效能的戰力，並力求精實、精粹建軍同時奠植國家的整體厚實力量，我空軍部門爰奉國防部指示，將早期留存下來的若干空軍基地或軍機場，轉作其他的軍事和民生用途。如本文描述的前懷生空軍基地即是如此，之前的虎尾空軍基地亦是此然，好似浴火重生，再造機運般的讓寶貴的土地資源作最佳之應用，帶予國家社稷更多元、更能裨益民生的效用。

### 附註

一、始建於日據時期的大園飛行場，於臺灣光復後旋經國軍接收，並即轉作為「桃園空軍基地」，經過約莫一甲子之後，復因併同考量多項因素而移轉予海軍；另兩處分布於桃園地區的飛行場，乃是位於今龍潭地方的「龍潭飛行場」（跑道約一公里長），現是陸軍第六〇一空騎旅駐留基地）及「龍岡飛行場」。

二、日據時代所曾建造的陸軍機

場和海軍機場（含位於今屏東東港及新北淡水的兩座「水上機場」），各有卅五座和十九座。因為其海軍扮演對外侵略之狼惡角色尤勝於陸軍，故海軍機場數量固然較少，但裝備設施卻往往較其陸軍愈為精良進步。

三、舊稱三重埔的當今三重區，正因自民國卅八年起即在當地設立有「空軍高射砲兵司令部」，故國防部等機關曾先後於三重地方推建有空軍眷村——「三重一村」和「建國一村」。後因眷村住戶次第遷移至新建處，戶數較多、規模亦較完整的三重一村，遂又在原眷村住民、地方民衆和文史團體的戮力爭取下，將其舊址保留為文化園區。新北市府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八月公告，將屬於空軍眷村的三重一村定位為「歷史建築」。

四、中華民國航空模型協會又與「社團法人中華航空協會」及「中華民國滑翔運動協會」，共同組織「中華民國飛行運動總會」，後者為對「國際航空聯盟」的統一窗口以及有效服務各單項協會的介面組織，並曾爭取到FAI 2012「滑翔翼及飛行傘委員會」（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Vol Libre, CIVL，其法文原意為國際自由飛行委員會）年會於我國舉行之主辦權，深受各界重視。